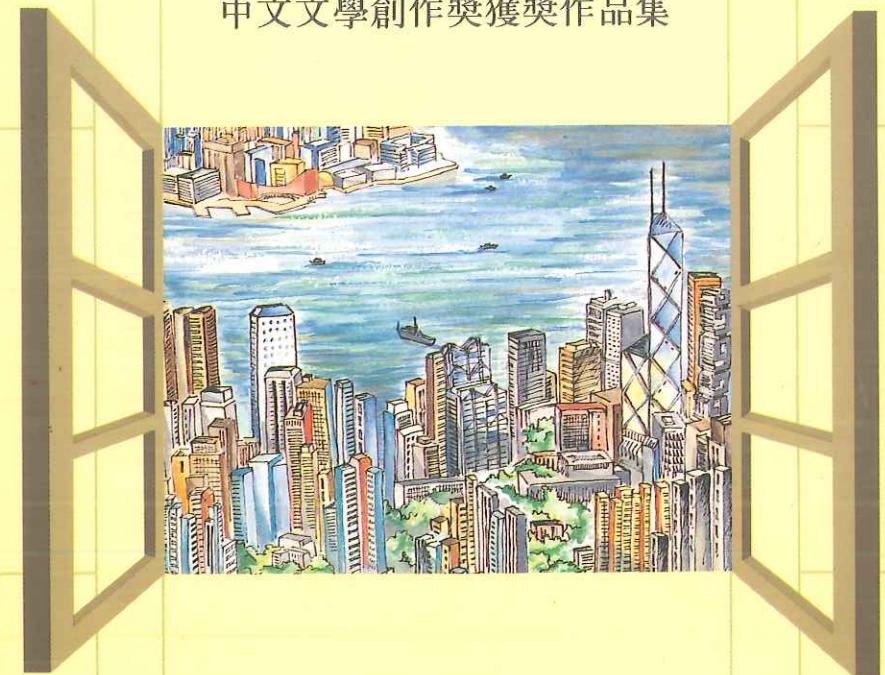


香港文學展顏

第八輯

一九九零年度市政局
中文文學創作獎獲獎作品集



市政局公共圖書館出版

短評《馬年·賽馬·馬文化》

蔣芸

也許你從來不賭馬，你也反對這種賭博，對於比米舖還多的投注站，對於人們的話題總在馬上面打轉，深深反感。但你可以不喜歡，却不能否認，賽馬已成為香港人生活的一部份，否則何以「馬照跑」，舞照跳：「這五十年不變的允諾，馬排名在舞之前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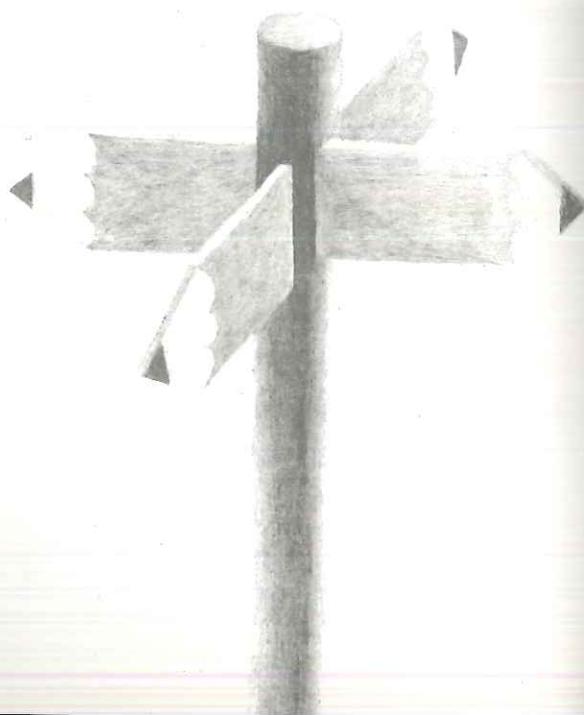
對於熱愛跑馬的我而言，《馬年·賽馬·馬文化》的內容太基本，只有一種回溯與組織，叫我們重溫一下香港的賽馬始源與發展。但對於一些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會落注、選馬，而不知香港賽馬始末的人而言，它有系統的助你重溫一下賽馬文化。

我選這一篇《馬年·賽馬·馬文化》的原因是肯定了它的題材是與大部份人有關連的寫實題材，也與作者一樣認為「賽馬」在香港人的心中所發揮的作用。試問有那一種運動是寓賭、寓娛樂、寓建設慈善、寓平衡社會心態種種功能於一身的？希望作者有朝一日能紮實實地搜集資料，寫一本香港賽馬史出來。靠賽馬而發達的人不少，多你這位因寫馬史而洛陽紙貴的，豈非也是異數？

散文的錯體

優異獎

游靜





游靜

美國社會研究新校傳播媒體學碩士，香港

大學英國及比較文學學士。生於香港，現在美國拍電影、錄像，及繼續寫作。仍然相信自己會回香港。在用文字思考的時候，仍然大部份時間用中文。

作者的話

由空間、文化、性別和語言所造成的差異及距離大概不是這篇散似一塊塊碎片的文字可以說得出來。最近一位甚麼都攬的朋友把八個特別製造的生鏽鐵盤子運到德國去展覽，上了一紐約私營運輸公司的當，鐵盤子流落異鄉，在歐洲某飛機場擋淺。朋友笑說，如果鐵盤子終於捱不到去展覽場地，只能在飛機場內爛掉，紛落成碎片，那才是真正地完成了它之作爲生鏽鐵盤子的任務呢。

有時候我懷疑，也許只是因爲各種各樣的原因而現居別處的中國人才會說出這樣的話。

一直想寫一篇有關地下的文字，即使在未住進地庫以前。你不難發現這句子「英語化」的語病，一如「英語化」這英語化形容詞，這跟我來了美國兩個月並不一定有關係。

從現代藝術館對面的公立圖書館走到洛克菲勒中心地庫的郵局去，途中你總會撞入有趣的書店。這書店的書分兩大類：右邊靠牆的全部是詩集，左邊一列是文學評論。方向這東西有時很麻煩。你知道，中國字有時由右邊走到左邊，有時又由左走到右，有美國學者便指出，懂得讀中國字的中國孩子對方向的感知跟自少習慣從左唸到右的美國孩子不一樣。上課時教授喜歡拿我來作樣板，研究我的視覺反應跟字母中心的歐美人的異同。我嘗試解釋我的思維亦是從左到右橫行的思維，我寫方塊字跟寫字母的形式很相像。美國人對事物的不同：左與右、自我與他者、粉紅與紅色的鞋子總是比對事物的相像敏感。我說了，大概又有人會說那是因爲我來自未脫離口語的文化傳統，是以較傾向想像人事的共通、世界的完整。不——喚不！只是……分類……劃分……劃清界線亦有危險。

在文學評論架上的，亦有小說、散文以及詩。小說在最後面以字母排。散文呢？我問店員。她皺眉頭，不明白我的意思。心理學？社會學？哲學？文評？哪一種「散文」？「散文」不構成一種類別。在門邊堆放的紙箱中，就在詩會佈告板下面，波特雅的《美國》旁邊，找到意大利作家Giorgio Manganelli的《所有誤差》。英文翻譯本在封套上《所有誤差》下面加上《故事》的副題，以茲識別爲短篇小說，曼格尼里如果未死不知會否抗議？這樣的話，小說、詩與評論大概可以瓜分所有散文作品。對不起，妳寫甚麼的呢？散文。有人要沉默了，對不起，這種種，有關散文的沉默。

我走進這所位於四十幾街的書店，設法記住它的名字又忘記。買到一位剛於今年五月去世的意大利作家的散文集，書名叫《全部錯》。那是跟你在林肯中心分手以後。妳問：「妳究竟想幹甚麼呢？」（意思：妳「將來」想幹甚麼？→人生目標？等等。）這種問題或者跟「妳好嗎？」的性質是一樣的，或者當以處理「妳好嗎？」的方式處理。如果妳問我我好嗎？我應如何答妳？

從洛克菲勒中心走出來，想着，能夠相信自己在這地球上已有了名姓而且寫出來真是不簡單，大概要比洛克菲勒更加有胆量，說光就有了光。我們不能透過具體的，你知道。各種符號、數目字、方向、錢、螢幕上的跳字認得自己的名姓，但我不知道妳弄的清蒸×魚叫做清蒸也嚼魚並不改變它的美味。

在吃六毛錢一隻熱狗的日子，來妳家吃飯成了我的大節目。西洋菜燙雞腳湯的誘惑。我亦實驗弄各式意大利粉，發現花生醬可以替代麻醬的位置來配合茄瓜的味道。洋蔥蒜頭安祖慧鹹魚撈意大利粉富創造力。是因為妳來自那我想念又憎恨的城市，而且秉承那城市懂得食物的天性，所以我看着妳就把妳想像成理想的他者嗎？

小時候跟母親在超級市場買菜，夢想把各種花俏的即食品都堆到手推車中去。獨立以後在差不多每餐都是即食品的時候又以金錢換取各種模仿「家常便飯」的菜式。又不能往回走——為了家常便飯的美味回到父母家中去承受其它家常便飯亦補償不了的事情。真正的家常便飯、懂得它的好處又享受純粹的溫飽及親和；這些元素的組合產生難以控制的化學作用。對不起，可能只是爲了這樣的緣故。

印象中較難忘的書店好像都是在地平線以下。（三藩市的「城市之光」亦不是一個例外，它叫我最難忘的部份是地庫樓梯旁一列的關於「反叛的一代」的詩與文集。）從書店捧着《全部錯》走到地車站，轟隆轟隆回到家坐下來，四隻狗腳打我頭頂的窗前走過。那個吹爵士樂的傢伙又來了。住在地庫最大的問題是有時妳懷疑頭頂住着一個城市。這傢伙倒勤力，每天午後都練色士風至黃昏。晚上他是會要在酒吧工作嗎？改天我移到地面去，大概亦難以忘記這游蕩於規範與自由、舒伸與節制之間的樂音。送一塊蘋果批入口的時候，聽妳說那來視察玫瑰園的傢伙摔了一跤，進醫院動了五個小時的手術。每天握着紐約地車的地圖橫衝直撞至霉黃，有時亦會想到世界的地圖。

刊於十月號的《九十年代》徐剛那《大牆外的中國人》把抽樣調查中的個案都寫成背着十字架、長長嘆息說：「總有一天我要回到中國！」又算是寫了多少海外的中國人呢？妳問我要往何處去，不是一時說得清楚不等如不知道。我們都過了留學→幻滅的年紀了。有人說歷史是一陣向後急吹的旋風，名爲進步。——噢！不，我們的歷史是不一樣的，它跟所謂「進步」的關係很淡薄，「前進！前進！」不比不曾間斷的幻滅真實。一個接着一個的。

妳是真的要搬到加拿大了嗎？是的，蒙特利爾，我們都高興看見近年它在表演藝術上的成績。這樣我可以每年去探妳。打開心中的地圖，海外的朋友愈來愈多。在不完全明確的方向尋找需要抵達又尚未待認識的城市。集體歷史的悲劇與個人歷史的悲喜劇之間不一定有亦不一定沒距離。甚麼都是不一定有的嗎？妳們這一代，妳抗議。至少不一定比一定多一個字吧，我想。對於這點，這代人一定亦有抱歉。

一直想把這故事寫出來，是在香港看電視新聞看到的，描述哥倫比亞的街童爲了逃避成人世界（尤其是聲稱要清理社會的警察附屬部隊）的逼害，長年住到地下去。鏡頭追隨着他們在溝渠中找食物、在地下道涉水、爬牆的生活。雖有物理學家在地面建造了宿舍安置他們，有些亦拒絕「上岸」，向記者口述親眼目睹警察把一枝槍頭塞入他同伴口中的經歷。地面扭曲的社會政治環境把地下折射成唯一可以安居的出口。在地下長大的孩子是怎麼樣的呢？他們的聽覺及視覺反應又是怎麼樣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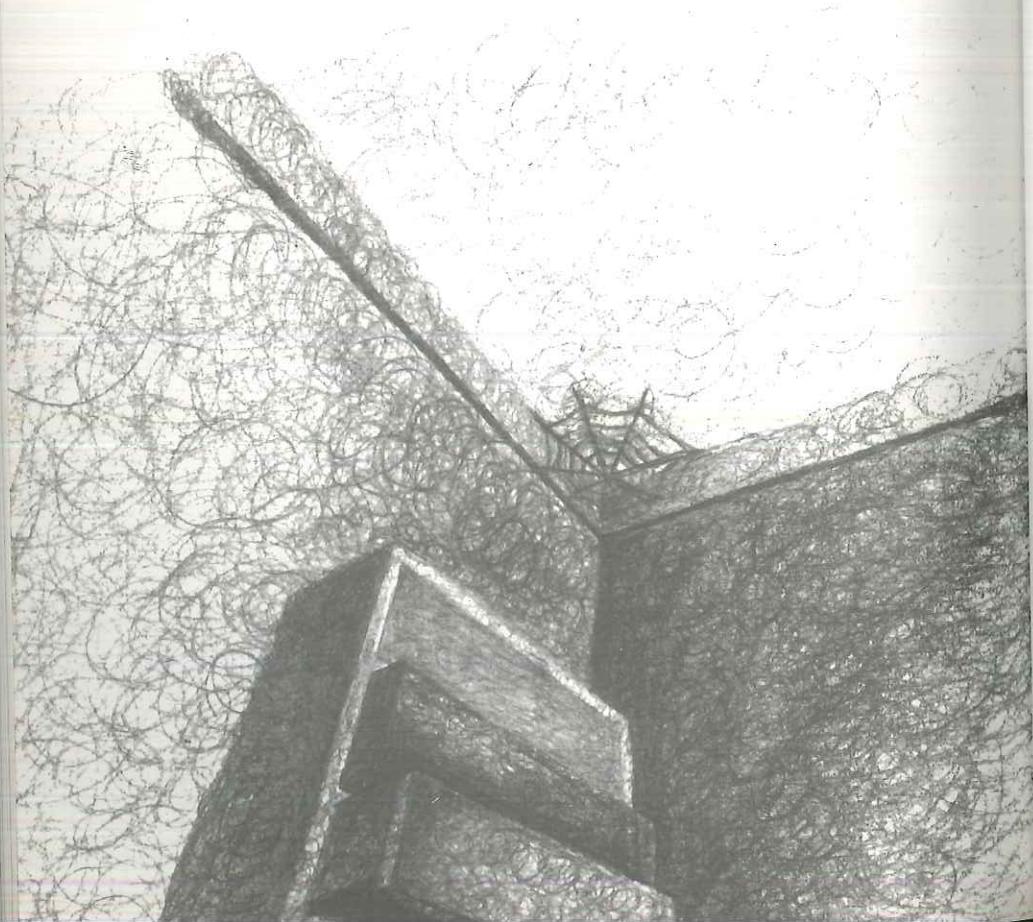
我有把這故事告訴過你嗎？這麼多的故事而語言這麼少。而你說你疲於故事。「要真實的！不要故事！」對不起，讓我再多告訴你一個故事。那天從地車站出來走回家發現附近新開了一專售巴爾幹食物的小店。（牛津字典：巴爾幹半島諸國，即南斯拉夫、保加利亞、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希臘及土耳其之歐洲部份。）店主是南斯拉夫人，在祖家是法律系畢業，來美兩年，一直在唸英文。我買了南斯拉夫馳名的 SUZHUK 腸（賣相在中國肝腸與意大利沙樂美腸之間，已熟、質厚、味肥美、微辣）、保加利亞乳酪，亦發現了比意大利進口的意大利粉便宜多的希臘意大利粉。他請我吃阿爾巴尼亞糖菓，外貌是雪白的一個大花環，鋪滿糖霜，像美國蛋糕，咬開原來是蔗糖與榛子做的一種軟糖，似我很小很小的時候吃過的一種中國合桃糕。（你搖搖頭，肯定我一定是記錯。）我說了，他有點不高興，每人都以爲自己國家的食物是最具原創性的。他說在南斯拉夫當律師，每月只有二百美元左右的收入。他來了才兩年，就開了這樣一所雜貨店，亦算是不簡單。紐約晚上喜歡下驟然的大雨，有時晚上冒雨衝回家，整條街只見他店子的燈亮着。

你有點疲倦。散文這東西有時缺乏高潮起伏亦是挺悶的。這究竟是要說明甚麼呢？是移民、食經、還是乘地車的經驗？對於我把你寫了進來，化成一個幾乎是仄角的聲音，我很抱歉。你知道這原來不是我的意思。你知道嗎？本來只是想匆匆忙忙寫完一篇散文，又未免過份散了一點。

小房間裏

優異獎

呂慧儀



短評《散文的錯體》

文章題目是《散文的錯體》，猶如「錯體郵票」或「錯體鈔票」一樣，這是有異於「正體」，也就是說，我們不能以欣賞「正宗散文」的傳統眼光來看這篇文章。作者所運用的是意識流的技巧，想到那裡，寫到那裡，沒有佈局，沒有結構，只知作者身處美國，從她逛書店開始寫起，然後思隨境轉。讀者需緊隨其思想的起伏跌宕，時而鑽到哲學論辯的牛角尖；時而飛回香港看電視新聞，時而想到西洋菜煲鷄腳湯、煮各式意大利粉等食譜。看似很雜，實則仍是有機的組合，是一個有血有肉的年青香港人，寫出在異地的一些毫不矯飾的真實感受！

岑逸飛